

在开普敦感受极致

寒清

好望角作为非洲大陆的一个地理标志,是每个到南非旅游探胜的人必到的地方。当地人士说,到南非不到开普敦,等于没来过南非;到开普敦不到好望角,等于没到开普敦。这就好比“中国的北京,北京的长城”、“浙江的杭州,杭州的西湖”,说的是同样一个道理,那就是旅游必到之地。

好望角位于非洲西南端,是一条细长的岩石岬角,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海底。下午一点,小车沿着大西洋的海岸线长驱南下,很快就到达目的地——好望角。这里唯一的标志性建筑,就是派头不大、横架在礁石滩上的长方形木牌子,上面醒目地刻着:“Cape of Good Hope 34°21' 25''S,18°29' 51''E”的字样。据说,它每天都要迎来上万次镁光灯的照耀。

好望角最初被称作“风暴角”,因为这里常年劲吹猛烈的西风,大风暴掀起的惊涛骇浪经常危害过往的船只。每年冬季,这里还会频繁出现一种巨浪,叫作“杀人浪”,这种海浪浪头如同悬崖峭壁,一般都有15米~20米波高,后头则像一座压顶的山坡,来势凶猛,任何船只遇上它都会被吞没海底。这种浪如果遇

上极地风引起的旋转浪,两种海浪叠加在一起时,海况就更加险峻恶劣。这里还有一股很强的沿岸洋流,当凶猛的巨浪与强劲的洋流相遇时,整个海面如同开了锅的沸水翻滚不停,航行到此的船舶一定会遭殃。因此,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航海地段。不知是什么时候,人们给这条通往东方富庶之国的航道海角,取名为好望角,意思是“美好希望的海角”。

好望角风急浪高,气势不凡,最值得登足观赏的就是好望角东面地势较为险峻的海峡角。

那峡角上矗立着一座十来米高的白色灯塔,颇具历史。这座灯塔始建于1849年,因为好望角经常有雾,不能很好地发挥它指示航行的作用,于是在1919年被废弃,改装成观景台。这个塔是点拨世界地理方位的活字典——它在告示牌上写着世界上十个著名城市与它的距离长度,如这里距北京12933公里,距纽约9296公里,这说明三地明显处在一个近似于等边三角形的位子上。谁到了这里,都可以算算离祖国家乡有多少远。

海峡角处在大西洋、印度洋两大洋岬角处的顶峰,海拔大概有

300多米高。

站在海峡角顶端,凭栏四望,可以看见远方海天一色的绝佳景致;可以看见大西洋、印度洋滚滚洋流交融汇合的浩荡场面;也可以看见眼皮底下——万丈悬崖崖端浪花飞溅、烟波浩渺的万千气象……

举目极望,那西南角的天际边,正在挂起一道垂帘式的雨幕,太阳从西北角照射过去,犹能见到一道彩虹。而这幅美丽壮阔的下雨画面,只占我们周身视野360度中的15度左右的视角。

瞧!海峡角正南面的海湾深处,正在浮游着一条鲸鱼。它的一沉一浮,就像鱼缸里的金鱼在那里悄悄地游动,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若不是用望远镜凝视,压根儿不知道那里有鲸鱼出没。

看!脚下下清碧空中有千万只海鸥海鸟在那里振翅飞翔,它们或在觅食寻偶,或在衔物筑巢,或在搏击海风海浪。

还有,我们从高处俯视,那看似平静的大洋水面下,蕴育着多少海洋植物?又有多少矿物质深埋海底深处?这是一个完全不能用时空想象、不能用数字计算的无穷大无可比拟的物质世界!

……

好望角位于非洲大陆的南端(距好望角147公里的厄加勒斯角是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其遥远的东面隔着印度洋和澳大利亚相望,西面隔着大西洋和巴西、阿根廷相望。印度洋厄加勒斯暖流与大西洋的本格拉寒流以自成体系的逆时针方向循环流动,在好望角两大海域中间地带交叉汇合,形成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大奇观——海潮借着风势流转,风力又带着海潮生威;寒暖两股海流在这里相互砥砺,互相融合,形成一股相对“通融瑞达”的平和状态。

往常,我们都说江河之远,大海之宽,大洋之大,而这里却是两大洋相通相并相融合的神圣区间,其区域之博大,时空之深邃,是怎样一个概念呢?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如同两大洋的开放流动和兼容并蓄。这是人类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文化思想的影响力是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既需要理解和尊重,也需要

超越偏见和误解”。任何自闭式的孤芳自赏,任何自以为是的傲慢与偏见,都会被历史抛弃;任何把政治影响力强加在文化身上的偏执,都是对文化神圣的亵渎,也是对世界潮流莫大的倒行逆施。我们不得不佩服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那包容、和解、豁达的政治家胸怀和高人一筹的伟人气度。他的去世,世界上有十几位最具影响的离职和在任总统参加了他的葬礼,这是历史的尊重和社会的肯定。

我又在想,水是天地万物之源。“水归于静,沉于思,流于恒”,有道是静水深流,所谓的“浩浩荡荡”,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终究要归于静,流于恒的。而静水深流倒是一种常态,一种颠扑不破的物理哲学恒古现象。费孝通先生早年所概括的十六字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已经为我们勾勒了他这位社会学家理想化的大同社会。今天,我们面对着如此浩瀚的两大洋极致景象,对此才有所思有所悟,这不是太迟钝了吗?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满天,存蓄了一天的劳顿,在微微的洋风吹拂下渐渐稀释,这一刻,我开始满足了。

文化散鉴

文人之怪

■朱国良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芸芸众生成千上万,更是殊不同了。就像每一片树叶,每朵雪花都不相同。在茫茫人海,人之不同,不独指浅表外表,更指幽幽内心。故而在熙熙人群中,文人的“怪”特别地引人注目。因为行为处事的与众不同而被冠之“怪怪”的文人,实在还不被看好,尽管有时其人心还十分滚烫,但不会说话和涂抹,不会包装和推销,操作也差,硬是被人们生生地怪煞了。

文人的怪确实令人诧异非常。生在西班牙、9岁迁居美国的哲人桑塔耶斯,长期在哈佛教书。50岁那年,有一天他在讲台上讲课,偶有春鸟飞来,立在窗格子上。他看了会儿似有所悟,大声地向学生说:同学们,抱歉了!我与阳春有约!竟开始了他云游欧陆的开端。其实这老外还不算太怪,他这种怪恐怕与有钱又舍得丢下饭碗有关。在我们至少在我,是不敢走的,盖因没有这个底气——钱之故也!在古人中,金圣叹之怪恐怕算一个。他老先生被投入大狱,到了马上就要脑袋搬家的份了,竟还煞有其事秘密地告诉儿子一种美食:豆腐干合着花生米嚼,味道赛过火腿。这份调侃味儿,恐怕算得上是真正的“砍头只当风吹帽”了。

说起文人的怪,有的也生动有趣,可圈可点。鲁迅先生的朋友范爱农君,据说癫狂之下,总是“白眼看鸡虫”的,恰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看人总是白吼白吼。“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甚至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对此嵇先生尽管有个性,但还是没有达到鲁迅先生所说的境界。文人的怪有的是有些意思的,有的则不可取。同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咸,当了官却不问民生,终日纵酒谈玄,服药炼丹,弄青白眼,说风凉话,看似名士潇洒,实则窝囊误事。向秀,山涛则弄权为保全自身,在朝任职,容迹而已。而刘伶则是一个酒鬼,放荡荒唐,常脱光了衣服喝酒,还叫仆人提着锄头,意在喝死了让随从随处埋了。纵观“竹林七贤”,贤在何处?惠在何人?贤达之处,实在甚少!

应该说,文人的怪,也得有资本,不然恐怕离疯子也不远了。作为文人的怪也可体谅,也可体味。是因千奇百怪的性格使然,是因各式各样的因素造成。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又要接纳世俗流氓,看惯脸色颜色,这能不怪?才高难投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周围或者是冷漠的心灵,枯槁的形容,或者是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朋友”,一些深于城府、敏于心机、长于阴谋的混账,竟是与你有某一种割不断的联系。生的苦闷,性的压迫,死的恐怖,活得烦,这又能使人不怪!这不怪才怪呢!

于是,有人孤芳自赏,冷嘲热讽;有人装疯卖傻,落落寡欢;有人躲进小楼,自得其乐;也有人写点泄泄文字。而作为文人的怪,自身会接纳别人是要紧的。我以为,文人要打掉酸气和迂气,才受人欢迎才可成大器。但社会也要多对这些人特别地宽容。不攀暮高枝,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迎合时俗,只是对尘嚣蛙噪之声敬而远之,这毕竟不是罪过!

纵观一些怪人的行为确乎令人诧异,大儒派哲学家在木桶里面睡觉,有儒生白天打着灯笼在街上找人。这或许过份了。但诸如我们杭州老乡龚自珍,身怀雕龙宏才,可最终连屠狗功名也没得,还能不怪么!这倒要我们放出眼光,拿出脑子来,看看其中可有有难隐之处和可贵之点。有时来自精神方面的压力对才华的勃发是一种策动。病蚌成珠,积羽成舟,身体和心情都不太舒服的人往往会酿出精神的酒浆。司马迁留下的一部煌煌史章,奠定庵留下的一卷绝妙好诗,内中是很有哲学思考的。精通世事,游刃有余的人,只惯将一己的内身养得富足通泰的人,就往往觉得这些人可笑,可怪:他们莫非有病么!其实有的文人的怪本身就有意思,就有嚼头,大凡他们很智慧,很上品。当然怪诞是令人害怕的,但有些怪人的做法,却不乏可取之处,因为这怪在自身,不碍他人的怪,不是人格上的怪,品质上的怪,比起上下其手的小政客、忌刻阴冷的小丑奴才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们,差别不啻距若霄壤,判若云泥呢!

踏歌行

参观浦江五水共治感怀

■陈文韶

五水共治美城乡,
治河清污巧梳妆。
水晶作坊何处去,
园区集聚非寻常。
东溪清幽秋色艳,

翠湖击水正欢狂。
古村悠悠留清史,
浦江缓缓入钱塘。
山清水碧鱼儿跃,
百姓乐业奔小康。

竹墩诗草

■周孟贤

“天下沈氏出吴兴”的古村竹墩位于湖州市南郊,历史上盛产一大批进士,近日慕名前往,偶得新作。

甲午秋月
与枝繁叶茂的老树一
起伫立在民风淳朴的村
庄头顶上鸟儿不住地飞
扑刹那
化身如古墩的一株芦竹

变成一张张发黄褶皱的
史页
我欣喜地读到
我和村边三座小山文
绉绉

恍惚中似有
河流绕过我的脚踪
朦胧中似有
历朝历代的先贤们
乘坐小船返回家乡
在木柴的欸乃声中
笑声笙开层层涟漪
秋风如水
风中颤动的枝条蘸着满
山的色彩
在蓝色的天宇狂书——
蚕桑基地的竹墩
至今仍是抽丝不尽的文
化大茧!

为竹墩竖立四个古篆
——
盛产进士!
古村文脉绵延
在晴空下 在浓荫里
横跨两岸的石拱桥
像躬身的耄耋老人
那斑驳的石缝中
开出一朵朵小花
是他心中发出的感
慨——
小小竹墩
一块江南湿地
那么灵秀 那么神奇

呵 眼前一千多亩的田地
因我的思古 我的怀旧
经翻卷的云朵搓揉

自汉唐开耕读传家之风
气
甥舅同考
兄弟同甲
才俊如笋拔地而起——
走出一个个将相、儒商、
雅士
从竹墩绵延而去——
伸向远方的文脉……

视觉颂



龙虎山村(纸本彩墨)2013年 楼森华

中国画大气的写意精神值得我们追求和探索,大气是靠“写”出来的,是生命意识的直接灌注,也是最能表达画家思想的形式之一,那酣畅的笔墨韵味着实令人为之感动。作为一个写意画的追随者,楼森华着迷于这种特殊的表现手法,题材以山水和花鸟为主,笔墨清润、意境高古,忠实地再现了中国绘画精神和传统文人理想。楼森华,1966年生于富阳,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品鉴赏与修复学术主持,中央电视台《中国画大讲堂》主讲,中国开放大学中国画教程副主编。其人艺格心仪唐宋五代,书法意追汉魏六朝,近师黄宾虹、林风眠,其画风不复民国艺坛之融合中西或中西结合之路数。而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使物象各度自性、互存本色。近年来参加诸多国内外重要艺术展,作品被美、日等国博物馆所收藏。

(苏晓晗)

战地芭蕉情

■张桂柏

重回新疆故土,忽地有一种植物映入眼帘,“扶疏似树,高舒垂荫”,这不是芭蕉吗,好大一片芭蕉林啊!那映象冉冉,感触悠悠——这里曾经有战争,我来这里打过仗。一场激烈的战斗下来,饿啊渴啊,趴在战壕四处搜索瞄望,山丘连着山丘,生长着密密的灌木,哪里有解饥解渴的东西呢?看到了!香蕉,有香蕉!扒下一根蕉啊,两口就吞到肚里。这时,有个本地兵揶揄地问:“好吃吗?”我这才回过味来,直呼“好湿好湿”。这兵摆起谱来:“我讲你听,香蕉芭蕉都是蕉,此蕉非彼蕉也”,他在句后还把“也”字拖了很长。原来刚才吞吃的是芭蕉,从此我结下了与芭蕉一生的缘。

一段时间里,阵地上主食是芭

蕉,副食是芭蕉,汲水止渴还是芭蕉。用芭蕉叶折成杯子,去接山石滴水,一饮而尽,立品两味,一味是石泉之清冽,二味是蕉叶之清凉。把蕉叶当作餐碗餐盘,盛饭菜菜,好几个“绿叶宴”。用干蕉叶卷旱烟,蕉香和烟香双双浸肺润喉,诱得我们这些小抽烟者也卷根抽抽,尝尝味道。以芭蕉花入锅烧军制罐头牛肉,食香味奇特,阵地上很快推广。有个老兵退役后,就留在漫山芭蕉的“藏兵洞”前开小饭店,参加过战的、没参加过战的游客,到店就点尝这道叫“军民鱼水情”的特色菜,真是店不在大,有招牌菜则名!

南陲高原离天近些,白天太阳滚烧到阵地上,晒啊晒啊!这时,芭蕉又有了另外一种功用,战士们用匕首割下一片蕉叶顶在头上,或蹲

藏到蕉树宽大的叶子下,遮阳享荫,祛烦去燥,正好隐蔽伪装、潜伏待机。有的躺在掩体或山洞休息,垫的是芭蕉叶,盖的是芭蕉叶。这里昼夜温差大,气候变化也大,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傍晚太阳下山了,夜里冻啊冷啊。风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南方湿冷是更加的冷。芭蕉叶又被战士片片相连,道道叠置,分别栽成篱笆,砌成“暖房”,编成蓑衣,缝为睡袋,这样挡风遮雨,御寒保暖,顿时让人牙不再磕了,身不再抖了。融却在战士心底的意念:芭蕉就是命,命就是芭蕉。老兵重返故地,见物会喊“生命芭蕉!”

战斗间隙,便是欢乐时光。山脚下,帐篷前,摆开了战地文艺晚会的场子。看,还是就地取材,以芭蕉

为道具的节目赢得了阵阵热烈掌声。芭蕉时装展示上场了,用蕉叶剪裁的头冠、头饰多姿多彩,长衣、裙衣飘摆溢韵,高靴、矮靴嘎嘎有响,女兵们穿戴起来,一耸一扬,一腾一挪,那个美轮美奂啊!芭蕉书画上场了,蕉叶如纸,上面书写着:“祖国在我心中,阵地在我手中”,“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等,绘画着长城、和平鸽,绿叶作底,更显笔法传神。芭蕉剪纸上场了,“少数民族牌食壶浆慰亲人”,把军民团结保边疆的鱼水之情烘托得浓浓的。

有一天我摘下半片蕉叶,欣赏着,把玩着,对着骄阳照看。没想到这不经意的一照,倏地发现那火辣辣的太阳紫外线强光,被绿绿的叶子阻隔了,吸纳了、综合了,变得平和了、柔和了、温和了,不再灼眼,不

再灼人。噢,平和的绿色,绿色的和平!我深深地悟到了,为什么珍爱和平就要珍爱绿色,珍惜绿色就是珍惜和平!

部队班师了。边境丘陵红土地上静悄悄的。不久,春风又绿南疆。一种叶子很大、长椭圆形、茎高粗壮、叶面鲜绿、入夏抽出淡红色的大型花、果实跟香蕉相似、丛生又称大蕉的草本植物,遍布河谷、山坡。

久违了,芭蕉!时隔多年,敬礼,我的战友——芭蕉!傍晚,天下起了小雨,雨打芭蕉淅淅沥,我歇息在院外也芭蕉、庭内也芭蕉的旅馆,睡梦之中似有古诗回响:芭蕉丛丛生,月照参差影。荫满中庭,叶叶心……我在睡榻上轻轻翻了个身,喃喃吃语:“蕉儿艳,蕉儿鲜,最喜百蕉深处眠!”